

## [Translation Studies]

# A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Behavior in Re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onymy

<sup>1</sup>SHAN Xinrong <sup>2</sup>ZHAI Qiulan <sup>3</sup>HUANG Shiting

<sup>1,3</sup>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up>2</sup>Western Guangdong Re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China

Received: January 14,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4,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SHAN Xinrong, ZHAI Qiulan & HUANG Shiting. (2026). A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Behavior in Re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onym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136–14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15.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15>. p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first batch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24 entitled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Cognition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Informatization Background (No. 231101339161506)”, the 2025 Special Project of “Western Guangdong Red Culture Research” of Western Guangdong Re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entitled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Zhaoqing Red Culture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No. GYKyxhsw202515)”; and the 2023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of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itled “Foreign Language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No. 2023GZ002)”.*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behavior by analyzing metonymic expressions and structures in red culture texts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metonymy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ranslation in red culture is not only a linguistic conversion activity, also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erein translators conduct selective presentation in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through metonymic thinking. When translating metonymic phenomena in red culture, the translators consider poetic norms and effects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rehensively, adopting diver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convey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implied meanings effectively.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external translation in red culture.

**Keywords:** Metonymic perspective; red cultur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SHAN Xinrong, holds a master degree in Bachelor of Art, and she is at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esearch. ZHAI Qiulan, holds a master degree in Bachelor of Art, and she is at Western Guangdong Re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esearch. HUANG Shiting, is a student in English major, and she studys in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 轉喻視域下紅色文化譯者主體行為研究

<sup>1</sup>單新榮 <sup>2</sup>翟秋蘭 <sup>3</sup>黃詩婷

<sup>1,3</sup>廣州應用科技學院;<sup>2</sup>粵西紅色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從轉喻認知視角出發,通過分析紅色文化文本中轉喻表達與結構,探討譯者主體行為在翻譯過程中的運作機制與表現形式。研究表明,紅色文化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活動,更是譯者通過轉喻思維在特定歷史背景下進行選擇性呈現的決策過程。譯者在翻譯紅色文化轉喻現象時,需要綜合考慮詩學規範與文化傳播效果,運用不同的翻譯策略,有效傳達紅色文化的深層內涵與寓意。本文對構建紅色文化外譯的理論框架與實踐路徑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關鍵詞:**轉喻視域;紅色文化;譯者主體;文化傳播

**基金項目:**2024年教育部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第一批次立項項目『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外語教師認知與課程思政教學實踐與研究(231101339161506)』研究成果之一;粵西紅色文化研究中心2025年度『粵西紅色文化研究』專項課題『認知視域下肇慶紅色文化翻譯研究(GYKyxhsw202515)』研究成果之一。2023年度廣州應用科技學院教學品質與教學改革工程立項項目『外語實驗教學示範中心』(2023GZ002)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 一、引言

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紅色文化外譯成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重要途徑之一。轉喻作為一種基本認知方式,不僅體現在語言層面,深刻影響著翻譯過程中的選擇與重構。轉喻依靠『鄰近性關係』,強調在認知過程中用某個概念來指代同一認知域內的另一個概念。譯者作為連接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橋樑,其主體行為不僅完成語言轉換,也是複雜的認知活動。在紅色文化翻譯中,譯者需要識別源文中的轉喻結構,並在目的語文化中尋找合適的表達方式,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譯者的主體行為。目前,學界對紅色文化外譯的研究多從轉喻角度切入,翻譯面臨著文化負載詞傳遞、精神內涵再現、跨文化接受等多重挑戰,本文嘗試通過分析紅色文化文本中的轉喻類型及其翻譯策略,揭示譯者主體行為在轉喻處理中的運作機制,以期為紅色文化外譯實踐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 二、轉喻與譯者主體理論

Lakoff & Johnson(1980)提出『轉喻是基於鄰近性的概念映射』,轉喻是以『部分代整體』『工具代替對象』等鄰近性關聯、實現概念傳遞的一種認知方式,是認知語言學的核心概念之一。紅色文化文本中存在很



多以『實體代替抽象』、以『事件代替精神』的轉喻表達,如『紅星』代指革命理想、『長征』代指『奮鬥精神』等通過實體代替抽象的轉喻現象。其次,轉喻通過特定革命事件的場景要素代指革命精神,如『汀泗橋戰役』,代指『葉挺獨立團的英勇無畏與戰鬥智慧』,『孺子牛』轉喻『奉獻精神』。再者,轉喻通過特定術語實現意義凝練,以具體歷史場景代指抽象精神內涵,如『鐵軍』代指『鋼鐵般的堅韌精神』和『葉挺獨立團的戰鬥品質』。轉喻符號形成紅色文化的『共用認知框架』,如『紅色』關聯革命、愛國等內涵。『紅色娘子軍』『紅岩』等表達,轉喻促進不同群體對紅色文化的認知。譯者主體性並非無限制創造,以『轉喻核心意義不流失』為底線:對『紅色基因』,轉喻『革命精神傳承』,不可隨意消解轉喻關係;此種『堅守核心+靈活適配』的主體性表達,是轉喻理論指導下紅色文化翻譯的關鍵所在。

譯者主體性研究自 20 世紀末興起,查明建與田雨(2000)將其定義為『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表現的主觀能動性』,明確了主體性的核心內涵。劉宓慶(2005)從翻譯美學視角出發,譯者主體性的本質是『審美主體的創造性介入』,在文化負載文本翻譯中體現為對源語文化內涵的審美再現與目的語文化的審美適配。王寧(2000)提出『翻譯即闡釋』的核心觀點,認為譯者是跨文化意義的製造者與裁定者,其主體性實踐具有知識生產功能。單新榮(2020)在地域文化翻譯研究中認為,譯者主體性需在『統一文化基因傳遞與地域特色彰顯之間尋求平衡』。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作為翻譯的主體,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既定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所展現的主觀能動性,其核心特徵體現為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以及文化與審美的創造性。紅色文化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需兼顧意識形態屬性與跨文化傳播需求,在忠於源語內涵的基礎上實現目標語讀者的有效接受。譯者主體理論強調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核心地位,認為譯者並非被動的語言轉換者,而是主動的意義建構者與文化傳播者。

在紅色文化翻譯中,譯者的轉喻思維體現在以下層面:在概念層面,譯者需要識別源文中的轉喻結構,並決定是否在譯文中再現這些轉喻;在文化層面,譯者需要處理源語文化特有的轉喻表達,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接受能力;在意識形態層面,譯者需要關注轉喻背後隱含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判斷,確保譯者行為符合外宣工作的總體要求。因此,轉喻不僅為紅色文化翻譯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也為分析譯者主體行為提供了概念理解工具。

### 三、紅色文化譯者的主體行為類型

#### (一) 詩學建構中的譯者主體性

譯者面對不同文化存在差異時,需要考慮目的語文化對文學性和審美期待。紅色文化文本中常見的對仗、排比等修辭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形式轉喻,部分形式特徵代表整體文體風格。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再現這些形式特徵,成為譯者詩學建構的核心任務,例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英譯『This country is its people;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不僅準確傳達了源文的思想內涵,也通過對稱句式再現了源文的韻律美。譯文捨棄了『江山』這一文化負載喻體的直譯,直接轉向其指稱對象『country』,保留了源文的結構,實現了翻譯對等與藝術傳神的統一。這種處理方式反映了譯者在轉喻視域下的選擇性呈現:當喻體意象的文化負載過高時,譯者選擇捨棄喻體但保留句式結構,通過形式轉喻維持源文的詩學效果。在沙博理翻譯的《新兒女英雄傳》中,譯者同樣採取了多種翻譯策略處理紅色文化中的轉喻表達,既考慮了譯本與源作的關係,又兼顧了譯本與目的語讀者的接受環境,實現了翻譯的轉換。這些處理方式體現了譯者在詩學建構中的主體性:譯者從源語詩學與目的語詩學之間找到平衡,通過轉喻創造性轉換,使紅色文化文本在目的語環境中獲得美學價值。

## (二) 文化闡釋中的譯者主體性

紅色文化翻譯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文化闡釋行為,譯者需要解讀源文中的文化轉喻,並為目的語讀者提供語境化說明。在這一過程中,譯者的主體性體現在對文化轉喻的識別、解釋與重構上。例如,在翻譯『弘揚井岡山精神,堅定理想信念』,譯文為『Carry forward the Jinggangshan Spirit and strengthen ideals and convictions』,句中『井岡山』作為中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轉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譯文採用地名直接保留+精神具象化策略,直譯地名『Jinggangshan』,通過搭配『Spirit』,將地理符號轉化為精神概念,符合英語『地名+精神』的表達慣例。譯者翻譯『井岡山精神』時,既要傳遞字面意義,又要通過闡釋性翻譯揭示其深層內涵——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山區民眾形成的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同樣,在翻譯『甘當革命螺絲釘,在平凡崗位上創造不凡價值』,譯者翻譯為『Willingly be a screw in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and create extraordinary value in ordinary posts』,句中『螺絲釘』轉喻平凡崗位上的奉獻精神,譯者直譯『screw』並通過『in the revolutionary cause』補充語境,既保留生動形象的比喻,又讓目的語讀者通過上下文理解『愛崗敬業』的核心內涵。在翻譯『爬雪山』『過草地』等此類特色表達時,譯者將其轉化為目的語讀者更容易理解的文化,根據源文中的轉喻關係與目的語文化的認知模式,在兩者之間建立『翻譯為讀者』的『對等模式(Nida, 1993)』,從而使目的語讀者能夠透過文字表面,理解紅色文化的深層內涵,達到文化闡釋策略,體現了譯者在轉喻視域下的認知協調能力。

## 四、轉喻理論在紅色文化翻譯中的實踐

紅色文化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其英譯本也是紅色文化外譯的典範,譯者需要儲備學習紅色歷史、革命精神等相關知識,深入研讀紅色經典文本,把握其語言特徵、文化內涵與意識形態屬性,加強對目的語文化背景的學習,瞭解其價值觀、思維方式、接受習慣等,參與跨文化交流實踐,積累跨文化溝通經驗,提高文化適應能力。

### (一) 轉喻理論在紅色文化翻譯中翻譯策略

當目的語讀者缺乏相應的紅色文化概念時,譯者可通過直譯加注、意譯重構等方式,啟動讀者已有的相關概念或構建新的認知方式。例如,翻譯『井岡山道路』時,可補充簡要歷史背景說明,幫助西方讀者理解其象徵意義。針對紅色文化中的轉喻表達,譯者可採用轉喻對應、轉喻解釋、隱喻替換等策略,實現轉意義的跨文化傳遞。例如,將『燈塔』翻譯為『lighthouse』,保留其指引方向的隱轉喻內涵,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紅色文化翻譯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譯者需在忠於源語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兼顧目的語讀者的思想接受程度,實現概念轉換的有效傳遞,例如,翻譯『閱江樓』,關聯『實體—精神』的轉喻,翻譯為『Yuejiang Tower (the birthplace of the Iron Army)』,譯者幫助目的語讀者構建認知關聯。

譯者掌握直譯、意譯、加注、重構等翻譯策略,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譯者運用隱喻認知轉換策略,翻譯『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保留了原有的轉喻意義,同時符合英語表達習慣。對於『鐵軍』已形成認知的術語,優先採用直譯+語境補充,翻譯為『Iron Army』保留『鋼鐵』轉喻特徵,補充歷史背景,避免轉喻意義丟失。若目的語無對應轉喻,可替換為受眾熟悉的轉喻框架,如將『紅色熱土』譯為『sacred revolutionary land』,用『sacred』替代『紅色』的轉喻內涵,適配英語中『神聖』與崇高精神的關聯認知。

針對受眾不熟悉的轉喻符號,如『閱江樓』,翻譯時需採用直譯+注釋的翻譯策略,如『Yuejiang Tower, the birthplace of the Iron Army』,幫助構建認知關聯。

結合認知語言學轉喻理論,紅色文化翻譯中譯者主體行為的核心是基於轉喻認知機制的動態適配與創造性建構——譯者需以自身認知為橋樑,連接紅色文化轉喻的源域概念與目的語讀者的認知框架,其主體性貫穿轉喻識別、意義解碼、策略選擇全流程,具體表現如下:

主體行為類型	核心任務	典型策略	案例說明
詩學建構	保持文學性與審美效果	結構保留、句式再現	『江山就是人民……』英譯保持回環結構
文化闡釋	解釋文化專有項	闡釋性翻譯、語境補充	『沂蒙精神』譯注結合歷史背景

表 1 紅色文化譯者主體行為的主要類型與策略

紅色文化轉喻多植根於中國革命、建設的特定認知框架,如『延安』轉喻『革命聖地精神』,譯者需憑藉自身紅色文化儲備與認知能力,精準識別轉喻的源域—目標域關聯,如區分『長征』是『歷史事件』源域轉喻『奮鬥精神』目的域,而非單純指稱軍事行動,譯者主動啟動認知庫存中『歷史事件—精神內涵』的轉喻框架,挖掘字面背後的深層意義。

紅色文化轉喻的認知框架具有鮮明中國語境屬性,譯者需主動預判目標語讀者的認知缺口——如西方讀者缺乏『瑞金』與『紅色政權發源地』的轉喻關聯認知,譯者需通過主體性決策,選擇『保留轉喻+補充核心內涵』,譯為『Ruijin,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d regime』或『轉喻轉換』,選用目標語中『cradle of revolution』的轉喻表達,實現認知對接。對『小兵張嘎』,譯為『Young Hero Zhang Ga』,轉喻革命年代具有愛國情懷、抗爭精神與成長力量的青少年代表,是紅色文化中『少年英雄』群體的具象化符號,承載『草根少年的革命覺醒』『革命樂觀主義與抗爭精神』『紅色基因的傳承與延續』等文化內涵。

## (二) 轉喻理論視角下譯者主體行為的實踐

譯者具備深厚的紅色文化認知儲備,準確把握了肇慶紅色文化中革命理論、術語的內涵;同時具備扎實的雙語認知能力,實現術語的精確翻譯,如『實事求是』譯為『seek truth from facts』。此外,譯者必須瞭解西方讀者的跨文化認知背景,在翻譯中避免使用過於晦澀表達。

轉喻運作依賴『顯著概念啟動目標概念』,譯者需自主調整源域特徵的凸顯程度——對『兩彈一星』,轉喻『自主創新精神』。若面向學術受眾,可凸顯『科技突破』的顯著特徵,注釋『independent scientific innovation』;若面向大眾受眾,可凸顯『精神內核』的顯著特徵,簡化為『Two Bombs, One Satellite spirit』,通過主體性決策適配不同認知需求。

紅色文化翻譯涉及語言學、翻譯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建立跨學科協作機制是提升翻譯品質的重要路徑。通過不同學科專家的合作,可以更全面地把握紅色文化轉喻的歷史脈絡、政治內涵和文化意義,避免誤讀、誤譯。例如,在翻譯紅色歷史文獻時,歷史學者的參與可以幫助譯者準確理解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轉喻意義;在翻譯紅色理論著作時,政治學者的參與可以幫助譯者把握核心概念的精確定義;在翻譯紅色文學作品時,文學研究者的參與可以幫助譯者領會藝術手法的審美價值。這種跨學科協作可以形成知識互補,提高紅色文化翻譯的準確性與深度。同時,可以利用語料庫技術建立紅色文化翻譯資源庫,收集整理紅色文化關鍵字的標準譯法、典型案例和背景知識,為譯者提供參考。

## 五、結論

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背景下,紅色文化外譯承擔著『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重要使命。紅色文化文本中豐富的轉喻表達為譯者提供了選擇性空間,也帶來了跨文化重構的挑戰。譯者在

翻譯轉喻現象時,需要綜合考慮詩學規範和文化內涵等多重因素,採取適當的翻譯策略,才能有效傳達紅色文化的深層內涵。將轉喻看作一種認知機制和思維方式,有助於我們理解譯者主體性的認知基礎,把握翻譯過程中概念轉換規律。同時,有助於培養譯者的轉喻思維,提高其處理紅色文化特有表達的能力。譯者在翻譯轉喻現象時,要綜合考慮詩學規範和文化內涵等多重因素,採取適當的翻譯策略,才能有效傳達紅色文化的深層內涵。未來研究可從兩方面推進:一是融合轉喻理論與其他翻譯理論,構建完善的紅色文化翻譯理論框架;二是借助語料庫與大語言模型,實證檢驗不同轉喻翻譯策略的效果。此舉將有力推動紅色文化外譯工作,使其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構建與中外文明交流互鑒貢獻更大力量。

### 參考文獻

- ①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② Nida, E. A. (1993).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③ 劉宓慶:《翻譯美學導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5 年版。
- ④ 林佩璿,方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譯介及社會影響》,《外國語言文學》,2021 年第 3 期,頁 237-246。
- ⑤ 許鈞:《譯者主體性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⑥ 王寧:《後殖民主義翻譯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中國翻譯》,2000 年第 4 期,頁 13-18。
- ⑦ 單新榮,賈紹東,汪東萍:《中國漁民南海更路簿英譯研究——以〈蘇德柳更路簿〉為例》,《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 2 期,頁 165-172。
- ⑧ 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中國翻譯》,2003 年第 1 期,頁 21-26。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